



莲花渡

◎孙镜福

鹤颈湾

◎陈健全

鹤颈湾是古城如皋剧场巷(原名篦机巷)拐弯向南的一段石板街,因弯子细于北大街的鹅颈湾而得此名。它长不过二百米,但作为如城南北通衢的街道,由西大街鱼市口通往北大街的必经之所,店铺鳞次栉比,吸引着儿时的我流连忘返。

沿继光小学东侧的范桥南巷向南,过横巷的剧场巷,未入湾子头,秋冬时节,萦绕的袅袅烟火中,先闻一股羊膻味。就在大治派出所对面,一爿羊肉店坐西朝东,门面不大,三四张方桌,七八条板凳,却也食客如云。盖因俗话说“吃了羊肉,暖和一冬”,况且,这家的白切羊肉、现煮的羊汤清爽得很。可是,时不富裕,每年冬天,全家仅此一顿而已。难得的滋味总是诱人的。且不谈白切羊肉的鲜美,单是其汤,便教人回味不已。入座,热腾腾的“三红碗”端上桌,碗里的汤白、浓、香,些许滴绿的蒜花在汤面上荡悠悠。撒点白胡椒粉,操起小瓷勺往汤碗里一搅,轻轻舀一勺,吹一吹,随着又鲜又香的味道飘起,入口,下肚,一股热流从后颈直抵脚底,浑身热乎起来。

不几步,突兀出现一座老旧的小木楼,沙沙沙,一台脚踏石印机刷着昨日“黄文德刻字石印铺”的故事。隔壁的柳家裱画店寂静中古韵犹饶。小楼对面的国营如皋饭店门庭若市,粉白的门头朝东,里厢屋宇相连,有数十间之多,北门直抵剧场巷内公社医院的南大门。怪不得如皋有“一沙二祝”之说。自小与祝家大院比邻的我听说,这里原为祝家油坊,老字号“乾益祥”。

每经门口,油烟爆出的菜香袭来,不由勾得我嘴角潮润。但从无来此饕餮大餐的印象,唯有盘水面,给我留下“饿童时代”的极致美食体验。

记得过生日,妈妈带来来过,她掏出角票、粮票买筹,再到后厨门口排队。烟火熏燎的大灶前,大师傅一袭白衫,

左手一把大箊篱,右手一双长筷子,待碱水面在沸水面上浮,顺势筷子一捞,箊篱一抄,再入凉水一余,沥干,有条不紊地分盛于一只只碗中。接着,淋点酱油,拌以猪油,撒把翠绿的葱花,盘水面便成了。油香滑亮的大海碗,弥漫着香喷喷的脂油味。我挑起油润的面条,喜滋滋地直往嘴里送,长长的面条挂到下巴,惹得妈妈一旁直笑:“你这吃相,活像京戏中的老生了!”哈哈,是笑指我下巴上的面条像老生扮相上的那一把长须吧。吃相我可不管,只管哧溜哧溜下肚。

咂摸余香,前行,如城综合厂朝东的店房经年飘着淡淡的油墨味、糰糊味。说起综合厂,观音堂内的招牌厂、状元坊的纺毛作坊、马家祠的棉絮工场,乃至丰乐桥头的服装店、箩筛店等,统称综合厂。曾经,妈妈在这儿做过一阵子印刷。我起先瞧着好玩,后来才晓得,这既是份辛苦活,又是门技术活。覆盖式的铁盘凸版印刷机马达轰鸣,“咔嚓咔嚓”,一只圆铁盘翕张之间,顶多三五秒钟的空档吧,人得眼明手快,迅捷抽出印张,一点儿麻痺不得,何况承印的多是公家发票。

来了,我总爱到字房膘膘,尽管里面飘着一股说不来的铅铉味。斑驳陆离的粉墙下,密密麻麻布满铅字的字架前,胖乎乎的雷伯伯穿梭其间:踮脚,昂头,抬臂,迅速拣出一枚铅字,放置左手木托盘;接着一个跨步,前腿弓,后腿蹬,又取出一枚;再转个身,仰俯之间,闪转腾挪之时,手持的稿纸就排成了可供印刷的铅字版。太神奇了!只是不许细仔触摸,但见有堆报废的铅字,我好奇地排起来。妈妈的忘年交肖春芳(夫家姓毛,我称她“毛婆婆”)竟当我“抓周”一样,高兴地说:“从小看大,看来将来吃文字饭啊!”且笑盈盈地挑了几枚送我。工间休息,她见废纸扔了可惜,便糊成小本让我习字。犹

记有个字模是“全”,权当我的“私印”,盖课本、盖笔记本、盖小人书,不亦乐乎!今年春在南京逛先锋书店,邂逅文创字模,怦然心动,似曾相识燕归来。真是好人一生平安,后来,毛婆婆到南京帮侄女作家黄蓓佳带娃,回如后安度晚年,高寿94岁。

对门,除了一户糊风筝的店家,便是书香氤氲的县图书馆。穿过土黄色的水泥门楼,光滑的水门汀向东,一幢两层楼房映入眼帘。砖墙久经雨打风吹得斑痕累累,但铸铁的栏杆、朱漆的木质百叶窗、上好的木头扶手却显一种旧时别样的韵致。

图书馆近在咫尺,喜欢看小说的妈妈可谓“近水楼台先得书”。可是,即使有借书证,也多乎哉不多也——限借一本。也许是熟识了吧,有个娴淑的沈阿姨见我妈左挑右选唯嫌拣择之难时,总是悄悄地让多借上一两本。从这里,记得妈妈借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、爱情三部曲,借过《青春之歌》《红岩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洪波曲》《金陵春梦》《儒林外史》《狄公案》《红与黑》等,也给我借过《中国古代散文选》《杨朔散文选》《唐诗三百首详解》,等等。在那饥渴的年代,读书有限,但读一本就是一本,好像穿越岁月之门,书中所言的人和事让人身临其境。想来,这兴许应了那句“书籍深透人心,诗随血液循环。少小所读,至老犹记”吧。此外,一楼的阅览室也给小城的我开了一扇窗。

往南,过了老虎灶,是市井烟火气的鱼市口。暮色四合时,蜜黄色的灯光亮了,给归家的人以暖意。四海楼前的捏面人、吹糖人,以及修阳伞、补锅、磨剪刀的,一应收摊了。只余提篮小卖盐生果、丁堰脆饼什么的,还在声声吆喝。

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旧城改造,鹤颈湾消失了。但那沁人的气息,品味仍未淡去。

瘸子叔

◎彭常青

心窗片羽

槐树的枝丫探进姨妈家天井时,串珠似的槐花正簌簌往下落,宛如一场轻柔的雪。我蹲在布满青苔的石阶上捡花瓣,忽听墙外传来“笃、笃、笃”的声响,节奏短促而有力,像是被意外截断的鼓点,短促里透着股执拗。开门望去,一个古铜色的脊背正贴着斑驳土墙挪动,豆大的汗珠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滚落,在干燥的泥地上砸出点点湿痕。最刺目的,是他左膝以下晃荡的裤管,褴褛的布料在风里飘荡成褪色的旗。而腋下粗粝简陋的木拐,每戳一次地面,都惊起几片沾着槐香的碎云。

那是童年的我与瘸子叔的初遇。他的身影几乎成了这条路上不变的风景。每天,他总是一个人静静地走着,四下无人时便会停下来,倚着土墙或树干,用那双饱经风霜的大手一遍遍揉捏着断腿残端。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孩子却把他当作取乐的靶标,模仿他拧麻花似的蹒跚步态,扯着嗓子冲他喊“瘸子、瘸子”,甚至肆无忌惮地拿碎石子扔他。石子落在他背上、腿上,发出沉闷的声响,他却像一座移动的山,始终不回头,只是默默地咬紧牙关,更加奋力地向前,指节捏得木拐咯吱作响,每一步都像要把脚下的土地踏穿。我们在他身后笑作一团,却看不见他咬紧的牙关间渗出的是怎样的隐忍。

一个暴雨如注的傍晚,我举着伞缩在姨妈家门廊下,看见他顶着狂风一颠一颠地往村西头跑。木拐在积水中划出凌乱的弧线,溅起的水花混着被打落的槐花,在他裤腿上洇出深色的花斑。后来得知,五保户周奶奶家的泥墙塌了,是他风里雨里把老人背了出来,自己却病倒在床。没多久,又见他单腿站在王大爷家的屋顶上,瘸着身子把瓦片铺得方方正正,檐角的雨水顺着他脊梁流成串,像挂了一道水晶帘子。秋风吹落第一片梧桐叶的时候,我看见他拄着拐杖在村口老槐树下认真扫着落叶。他把枯叶拢成小山,又将零星的槐花仔细挑出来,放进豁口的搪瓷缸。我那时不懂,为何他对这些凋零的花瓣如此珍视。

“你瘸子叔的腿,是在三八线丢的。”在一个槐花又开的黄昏,正生火做饭的姨父往灶膛里添了把柴,火星子“噼啪”炸响时,忽然对我说。我盯着跃动的火光,仿佛看见年轻的士兵抱着炸药包,在枪林弹雨中滚过血色弹坑,弹片嵌进骨头的刹那,咬着牙把最后一梭子弹猛烈地射向敌营。电影里那些模糊的英雄形象瞬间具象,有血有肉,幻化成眼前这个沉默忍受我们石块的背影——那晃荡的裤管、额头的汗珠、反复摩挲残肢的手,原来都浸染着硝烟的味道。巨大的羞愧如同冰水,瞬间浇灭我所有的顽劣,继而升腾起滚烫的灼痛和难以言喻的敬重。

再遇瘸子叔时,满树槐花正开得泼泼洒洒,像落了一树冠的云。我红着眼跑上前,怯怯地跟他打招呼,笨拙地帮他提篮,扶他走过坑洼。他用深凹的眼睛温和地看着我,嘴角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。日子在叶落花开中流转,我和瘸子叔之间滋生出一种奇特的亲近,槐树年轮里刻满我们的絮语。他跟我说起上甘岭的漫天大雪,说起雪地里埋伏时刺骨的冰冷,说起与姨父等战友们一个冻土豆分着吃的生死情谊……最后轻描淡写地说到自己醒来时,整条左腿变成白花花绷带。“疼吗?”我小心地问。他摸了摸我的头:“心里装着山河,腿上那点疼算个啥?”一阵风吹过,槐花纷纷扬扬落在我们肩头,他笑着拾起一朵,别在我耳后,“这槐花,香得干净”。

我参军入伍那年,孑然一身的瘸子叔走了。送葬队伍从村口排到晒谷场,受过他帮助的人都来送他最后一程。去年清明回村,瘸子叔的坟头开满蒲公英,村口的老槐树依旧繁花满枝。老支书抹着眼泪说,他临终前把攒了半辈子的钱都捐给了希望小学。风掠过新翻的泥土,卷起几瓣飘落的槐花,恍惚间,我又看见瘸子叔坐在晒谷场,用缺了口的搪瓷缸给我们盛水喝。月光落在他残缺的膝盖上,像撒了一把星星。而四周弥漫的,是永不凋零的槐花香。